

施公案

圣朝康熙年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扬州府江都县，姓施名仕伦，御赐讳不全。为人清正，五行甚陋。系镶黄旗汉军籍费。（东四旗在东城，西四旗在西城，乃为八旗。鼓楼就是界限）住鼓楼东罗锅巷内。他父世袭镇海侯爵位。

诗曰：施公为官甚清廉，秉正无私不惧权。

百张呈词一日审，不顺人情不爱钱。

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。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。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。跑到县衙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。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“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。”说着，将呈词递上。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。上写：

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。生父曾作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，怜恤穷苦，并无苛刻待人之事。不意于某日夜间，生父母闭户安眠。至天晓，生往请安，父母俱不言语，生情急，踢开门户，见父母尸身俱在床上，两个人头并没踪影。生忝居学校，父母如此死法，何以身列胶庠对双亲而无愧乎？为此具呈，嚙叩老父师大人恩准，速赐拿获凶手，庶生冤仇得雪。感戴无既，沾仁。上呈。

施公看罢，不由点头，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夤夜入院，非奸即盗，胡翰林夫妇年老被杀，而不窃取财物。且将人头拿去，其中情由，显系仇谋。此宗无题文章，令人如何做法？”为难良久，说道：“即委捕厅四老爷前去验尸。你只管入殓，自有头绪结断。”胡秀才一听，只得含泪下堂，出衙回家，伺候验尸。

且说施公吩咐速去知会四衙，往胡家验尸呈报。把呈词收入袖内，吩咐退堂。进内书房坐下，长随送茶毕。用过了饭，把呈词取出，铺在案上翻阅。低头细想，踟蹰此案难结。欠身伸手，在书架上拿了占书一部，放在桌上要看过，对证此案，即日好断这没头之事。将《拍案称奇》自头至尾看完，又取了一部，系海瑞参拿严嵩的故事。不觉困倦，放下书本，伏于书案之上，朦胧打睡。梦中看见外边墙头之下，有群黄雀儿九只，点头摇尾，唧唧喳喳不住乱叫。施公一见，心中甚惊。又听见地下哼哼唧唧的猪叫，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，望着贤臣乱叫。施公梦中称奇，方要去细看，那九只黄雀儿，一齐飞下墙来，与地下七个小猪儿，点头乱哨。那一个小猪儿站起身来，望黄雀拱抓，口内哼哼乱叫。雀哨猪叫，偶然起了一阵怪风，把猪雀都裹了去了。施公梦中一声惊觉，大叫说：“奇怪的事！”施安在旁边站立，见主人如此惊叫，不知何故，连忙叫：“老爷醒来！醒来！”施公听言，抬头睁

八旗——清代兵制。努尔哈赤所定，原为四旗，后增建满八旗，皇太极时，分设蒙古八旗；后又分设汉军八旗，清统一全国，八旗兵分为京营、驻防两类：京营由上三旗（镶黄、正黄、正白）中选组亲军，侍卫帝室，称郎卫；下五旗（镶黄、正红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）的亲军属各王公。京营兵额总计十万。驻防军扎营于各省要冲。施仕伦祖上为汉军八旗将领，他因此荫生出仕。

忝（tiān，音舔）——有愧于，自谦之辞。

胶庠（xiáng，音详）——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周人养国老于东胶，养庶老于虞庠。”古时胶庠。国之大学，但《文献通考·学校》：“夏曰校，商曰序，周曰庠，皆乡学也。”是指地方所办学校。

四老爷——县里辅丞，管捉拿人犯，验尸执刑职事，又称四衙。

眼，沉吟多时，想梦中之事，说：“奇哉！怪哉！”就问施安这天有多久了，施安答道：“日色西沉了。”施公点头，又问：“方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？”施安说：“并没见什么东西，倒有一阵风刮过墙去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细想，这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奇怪，想来内有曲情。将书搁在架上，前思后想，一夜未睡。

直到天明，净面整衣，吩咐传梆升堂。坐下，抽签叫快头英公然、张子仁上来。二人走至堂上，跪下叩头。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为题标写，说：“限你二人五日之期，将九黄、七猪拿来，如若迟延，重责不饶。”将签递于二人。二人跪扒半步，口称：“老爷容禀：小的们请个示来。这九黄、七猪，是两个人名，还是两个物名，现在何处？求老爷吩咐明白，小的们好去访拿。”言罢叩头。施公一听，说个：“无用奴才！连个九黄、七猪都不知道，还在本县面前应役么，分明偷闲躲懒，安心抗差玩法。”吩咐：“给我拉下去打！”两边发喊按倒，每人打了十五板。二人跪下叩头，复又讨示，叫声：“老爷，究竟吩咐明白，待小的们好去拿人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不由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！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，极会搪塞，如敢再行罗索，定加重责！”二人闻言，万分无奈，站起退下去，访拿九黄、七猪而去。施公也随退堂。

施公一连五日假装有恙，并未升堂。到了第六日一早，吩咐点鼓升堂，坐下，衙役人等伺候。只见一人走至公堂案下，手捧呈词，口称：“父师，门生胡登举父母被杀之冤，求父师明鉴。倘迟久不获，凶犯走脱难捉。且生员读书一声，岂不有愧？如门生另去投呈伸冤，老父台那时休怨！”言罢一躬，将呈递上。施公带笑道：“贤契不必急躁。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，专拿形迹可疑之人，审得自然替你伸冤。”胡登举无奈，说道：“父台！速替门生伸冤，感恩不尽！”施公说：“贤契请回，催呈留下。”胡登举打躬下堂，出衙回家。

且说施公为难多会，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审问，只见公差英公然、张子仁上堂，跪下回禀：“小的二人，并访不着九黄、七猪，求老爷宽限。”施公闻言，激恼成怒，喝叫左右拉下，每人打十五大板。不容分说，只打的哀求不止，鲜血直流。打完提裤，战战兢兢，跪在地下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叩讨明示，以便好去捉人。”施公闻言无奈，硬着心肠说道：“再宽你们三日限期，如其再不捉凶犯，定行处死！”二差闻听，筛糠打战，只是磕头，如鸡啄碎米一般。施公又说：“你们不用多说，快快去转仿要紧。”施公见二役两次受刑，亦觉心中不忍，退堂进内。可怜二人还在下面磕头，大叫：“老爷，可怜小的们性命罢！”言毕，又是咚咚磕头。县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，见二人这样，个个兔死狐悲，叹惜不止，一齐说：“罢呀！起来罢！老爷进去了，还求那个？”二人闻言，抬头不看见老爷，忍气站起，腿带棒伤，身形晃乱。旁边上来四个人，用手挽架下堂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书房坐下，心中想：“昨日梦得奇怪，黄雀、小猪，我即以九黄、七猪为凶人之名，出票差人。无凭无据，真难察访。不得已，两次当堂责差役，倘不能获住，去官罢职甚属小事；怨声载道，而遗臭万年。”前思后想，忽然灵心一动，转又欢悦，如此这般方好。随叫施安说道：“我

三班六房——基层行政衙门差役，分快、壮、皂三班。前面说“快头”就是快班头领。吏分六房：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。其中的吏，又称书办。

要私访。”施安听得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如要私访，想当初扮做老道，熊宅私访，危及性命，幸亏内里有人护救。而今再去，内外人役，谁不认得？”施公一听，说：“不必多言，你快去就把你穿的破烂衣服取来换上。”施安不敢违拗，只得答应。出书房到自己屋内，将破烂衣服搬出，送至老爷房内。

且说施公将衣换上，拿几百钱带在身上，以为盘费之用。施公自到任后，没有家眷，只跟来施安等二人，衙内并无多人，还有两名厨子。施公吩咐晚饭用毕，趁着天黑，好出衙门，以便办事。吩咐施安小心看守，施安答应，随将主人悄悄送出，又对看门皂隶说道：“老爷今日出去私访，不许高声，快快开门。”施公步出，一溜一点而去。

施公正走中间，只见茶坊之内，一些人在灯下坐着吃茶，往里面钻，走堂的见衣服破烂的不像个吃茶的客人，就出言不逊。施公一听，心下不悦，后又叹息：既然私访，再说什么话？只装不闻，说：“走堂的，快拿茶来，要用香片，快些泡来。无论什么点心，只管拿来，吃完照数给你们银钱。”走堂的闻言，就不敢怠慢了。随即端上茶来，并各样点心。施公坐着吃茶，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，内中一人道：“你们这县内老爷清正，自到任来，体惜民情，诸事廉敏，一方福星，真真可谓青天！”众人说完，大家走散。施公一见，欠身将茶钱会清出店。夜晚路上人稀，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起，细雨纷纷。甚为焦急，又觉身疼，忽然想起：“我何不进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？”随即迈步前行，一溜一点来至庙前。瞧一瞧四顾无人，庙门紧闭。那雨密密而下，沉吟叹气，没奈何且在山门之下容身。可喜雨止云散。一轮月光。地湿难行。鼓楼已交三更，只觉身上寒冷，实在满目凄凉。

贤臣只为民情，绝无反悔之处，自知为官与民除害，慎重人命，如何访出真犯。如何结案？耳内忽听交五鼓，堪堪黎明，一夜未眠，渐至天亮。见有往来行人，连忙起身，出了台阶，一溜一点，向街坊上走。把这顶破帽子按了个齐眉，纵然撞着熟人，把头一低而过。留神细访那上豪恶棍，以及那杀人凶犯。堪堪时交已刻，肚内饥饿，见有个饭店，要进去吃饭，迈步前走。那知掌柜的一见施公相似乞丐，浑身破的，面目漆黑。一声大喝，叫：“那穷人不要进来！”施公一听，即住脚步，带笑回答，叫道：“掌柜的，不必口出恶言，我是照顾你的，并非讨饭之人。我如今会过了钱，然后吃饭何如？”说罢将钱取出交于柜上。于是方端东西来，施公一边吃，一边暗叹，正叹世情之薄，往外观看，见一个半老妇人，走到店前，又哭又喊。年纪约三十余岁，披头散发，脸上青紫。怀抱小儿，两眼流泪，口内数数落落道：“奴家现有千般怨恨，这段冤枉、活活屈死人了！欲去告状，偏偏的县主又病，衙门人拦住。我这屈情，挨到几时伸冤？听说县老爷官清似水，谁知竟不坐堂了。未知病系真假。若是假病躲懒，有负皇恩；不理民词，枉为民之父母！明早我且告去，击鼓鸣冤，如再不准我告，我就一头撞死！”说完，又哭又骂。后面围绕许多人看。施公听见，暗说道：“好叫人不解！一个妇人，他竟敢毁骂官府。但不知所为何情，待我出店跟他去，自得其详。”

且说访拿九黄、七猪二役，回到家中，吃酒商量九黄、七猪的事情，竟无法访缉，子仁说：“英兄，咱二人日期都忘了。你我歇一夜，明日假装乞丐，再于城里关外，日夜巡访。不怕为难事，只怕不专心。”公然闻言，点

巳（sì，音似）刻——指上午九点到十一点。

头道：“既办公事，要自己竭力。”二人酒饭都已吃完，安息一宿。次早起来，即忙改扮停当，同出门去，要访九黄、七猪的消息。子仁说：“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，往年江都县里关外观音院寺，我见办会的不少。我二人未访着凶犯，何不到此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？”英公然答应：“使得。”二人一同迈步，直向庙而来，登时到了门首，看一看清门净户，并不办会。二人立了一回，见庙中角门内，走出两个小沙弥来。留心细看，但见大的约有十五、六岁，小些的有十一、二岁，个个生得唇红齿白，即如小女孩一样。一个手拿条帚，一个手拿斗箕，嬉嬉笑笑，走至山门以下。二差看见，忙忙让开。两个小和尚抬头看见二人身上褴褛，点头叹惜道：“你等可来不着了！往年间我们院里，必做盂兰盆会。二位穷大哥，要吃点个斋饭是容易的。今年不能了，我们庙内来些人，倒像闹丧的，因此不办了。你哥儿们既来，也无空回之理。如肯替我们打扫打扫，我自然与你饭吃。”

二差听说，一个来接条帚，一个来接斗箕，一面扫地，一面同小沙弥讲话。问道：“二位小师父，几时做和尚的？师父叫何名字呢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我本是良家子弟，因自小多病，无奈做了和尚。起早至晚烧香、扫地、念经。我师父真利害，他的法号人称‘九黄僧人’。”小和尚说的无心之话，两公差闻言，不由心内一动。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：“九黄”二字对了！又见一人从外挑了一担菜蔬，往庙内送去，还有鸡鸭鱼肉。公然看见，要察访真情，叫声：“二位小师父，我今胆大借问一声。依我想来，此乃善地。不知用此等物何故？既不办会，或是请客么？”

小和尚见问，就望着大沙弥连忙扯嘴。小沙弥方交十二岁，那知好歹，先就嘴快说：“穷大哥听我细细说来，千万外面勿要告诉别人！我家师父真利害，手使单刀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结交天下英雄，江湖弟兄。今当东请客，故买鸡肉。还有一言，我们庙内缺少烧火之人，二位愿意，岂不是好？”

二差听了此言，正中机关。子仁带笑又问道：“令师想在庙中，我们进去见见，如其果能用我二人，深感大情。”沙弥见问，又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家师，今日早晨进城，未回庙中，在城里尼姑庵内。七月十五办会，请客演戏，夜晚还放烟火。那女尼是我家师的干妹子，年纪二十多岁，生的美色。家师代他买的庙宇，传授他武艺，跨马抡刀，件件皆能。法名叫七珠姑姑，远近皆知。”大沙弥在旁听见，大喝一声，骂道：“小秃驴！你又混嚼舌！前者师父打谁呢？又说瞎话！叫师父知道，把筋还要打断了你的！”正说间，忽从内里走出一人，凶眉恶眼，粗壮高人之人，大叫一声：“大沙弥，后面的哥儿们叫你！”大沙弥答应，即忙跑进去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盂兰盆会——佛教徒为祭奠祖先所举行的一种仪式。梵文 Ullambana 的译音，意为“救人倒悬”。传说目连母亲死后受苦，佛令他在僧众安居终了之日（夏历七月十五日），供养十方僧众，可救其母。这就是盂兰盆会。

第二回 暗探人头案 公差得消息

且说公然见天色将晚，叫子仁到别处吃饭，既得真信，”快快回衙。子仁答应：“一同出寺，进城禀报，好结此案消签，也算你我第一的功劳。”说着，满心欢喜。

且说施公从饭店出来，跟随那妇人，窃听哭诉告状的缘故，竟白跟了一回，不得明白。见天色尚早，不便回衙，“何不出城访访，等天晚回衙……”想过，迈步出了城门，可巧正遇二差欣然而来。施公远远望见二差，是乞丐打扮，不由赞叹：“我且躲避，任他过去。”不意二人早已看见，随后跟来。施公进庙，公差紧行，也进了庙中。施公坐在台阶，二人看一看无人，抢步下跪，叫声：“老爷，小的等奉差访拿九黄、七猪，今在莲花院内，访得恶僧九黄与七珠，乃是干兄妹，系苏州人，先奸后拐到此。”施公听说，优化为喜。又问：“因何名叫九黄、七猪？”二差说：“他徒弟曾对小的说过；因他师父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猴子，故名九黄；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痣子。故名七珠。恶僧庙内，还有盗寇十二名，无所不为。”从头一一禀明。施公听说，沉吟良久道：“天色不早、你二人随我进城。天黑到十字横街，瞧瞧凶僧淫尼举动。”言罢站起。

二差跟从施公进城。看那军民人等，闹闹吵吵，听那些人议论纷纷：也有说“县主比前任好”的，也有说“耳软听信衙役”的，也有说“私访爱百姓”的，也有说“县主真真清廉”的。正中一人喊一声说：“你们住口，莫要乱说，仔细县衙人听见，你可吃不了的包子！”施公在众人之内窃听闲话，为的是公案不结。抬头只见一片灯光，人语喧哗，又见挤挤嚷嚷：“到了！到了！”

施公站在众人之中，看见这法台上正对观音庵门，搭了一座高台，台上结彩悬纱，花灯挂满。正面设了一法座，座上一个和尚，浓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；头戴佛冠，身搭红衣。口宣佛号，手叠佛印，混捏酸款。两边众僧陪座。细看非尽男僧，还有女僧，一旁接音，年纪俱在三十上下。因七月佳节，天气还热，个个光头无帽，身搭偏衫。虽说接音，其中一人，杏眼含春，与凶僧眉来眼去，喜笑颜开，还不住的东张西望，卖弄轻狂。施公看罢，又往台下一瞧，正中设摆高桌，两旁板凳。数了一数，一边九个尼姑，两边共十八位，皆穿法衣，俱是光头脑袋，接打各样法器。年纪俱在二十上下，个个风骚，人人袅娆。虽无脂粉，俱是齿白唇红，面似桃花。虽然俱打着法器，口念佛语，也是视南瞧北，看那满面芙蓉，并无一点道心。贤臣看罢，暗暗点头：“怪不得搅乱江都，原来如此。这正位上坐者，必是九黄。且众尼之中，未知那是七珠？”细看桌子上首，有个打鼓钟的女僧，别有风流，较之众尼，更生美貌。施公看后，暗说：“难怪招惹僧俗乱心！”听见法器连打三阵，天有二更时分，施食放完，许多军民四散。施公同了二差，说：“这九黄、七珠原故，我全知晓。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，还到莲花院中，千万小心，引诱小和尚，套问真情；把那十二名盗寇根由访明，回衙定计，以便拿获。”二役答应，于是施公趁天黑回衙。

施安迎接施公进房，净面更衣。酒饭用完，上床安息一夜。至次早，起来净面，吩咐点鼓升堂。施公坐了大堂，众役排班。施公伸手拔签二枝，向下叫王仁、徐茂。二人答应，即上前跪下。施公说：“你火速去把十字街观

佛印——佛教用语。印，恒定不变的意思。佛教徒奉佛法为最高准则，认为它是永不 变易的。故名佛印。

音庵七珠尼姑请来，本县要办吉祥道场。还到城外莲花院把九黄和尚请来，本县要僧尼对坛。”二人答应，下堂而去。又往下吩咐：去请振守府；又派那些马步三班人役预备。

且说去请九黄、七珠的王仁、徐茂二人，会在一处同行、彼此闲谈县主之事，不觉来到观音庵前，一同步进庵里。那七珠淫尼，正在禅堂内，心中思想九黄和尚情浓，忽听院内走的脚步响动，心下惊疑，说道：“什么人？一定是施主送香来的。”想罢，喊一声：“小尼。”那里答应：“来了。”小尼走入禅房，满面笑迎，口称：“师父，不知呼唤弟子有何吩咐？”淫尼见问，说道：“你快去看看，是谁在那里走的脚步响？”小尼闻言、忙忙跑出，一见二人就问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怎么往里硬闯？我们这是女僧所在，岂可轻易进来么？”二差听说道：“我们是县衙里头儿。你快去告诉令师。我们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七珠姑姑。立刻进衙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小尼一听，即回言道：“呵呀！原来是衙役老爷呢！略等一等，我回明家师，回头再来请你进去。”言罢、即转身进禅房，将公差之言，说了一遍。七珠一听，心中不解，说：“县主请我办事？”细想：“施不全与我并无往来，闻近日众家寨主们，闹的多少人命案件了，莫非有什么知觉，若不去，他是一县之主，居他治下；若去，义恐不便。”沉吟了一会，偶生一计，说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允他？”遂叫：“小尼，请他们来见我。”小尼答应出去，把二差引入禅房。

七珠偷眼一看，两差人不过是纓帽袍套，拐古啣当的打扮，鹰儿爪的相貌。七珠心烦，无奈口称：“上差到此何干？”小尼献茶。二人一见，浑身软麻，神飘魂荡，意马难拴。人人说七珠美貌、今见方知话不虚传。淫尼与二差问了姓名，二差便说：“我二人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你到衙，办吉祥道场。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方好。”说罢，怔忡忡歪着脖，目不转盼，看着尼姑。七珠一见，暗骂：“二役皮脸可恶，如不是王法之地，立刻叫你的头落地。今施不全叫人来请，有些吉凶难定。我想城内人命极多，或有动静消息，亦未可知。倘无动静，不去又是不便。”沉吟一会：“管他什么，少不得的要走走，就有变动，料着外有九黄哥哥、众家寨主；自己又能飞檐走壁，马上双刀，何足畏哉！恼一恼马践江都，杀他个魂胆飞裂！就见他何妨？”想罢，假意带笑，叫声：“上差，不知单叫我进县，果还叫那别的人？”徐茂说：“请北关莲花院的九黄师父。你们就走罢，我家县主立候着呢！”七珠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更换衣服，一同进衙。”二差听说就走，心中欢喜。七珠即换了一套新衣服出来，二差鼻子里，只是闻着阵阵的南香。留神一看，真真可爱，一言难尽、把他个心中难熬，口内不住的赞叹，说道：“快走！”七珠出了禅房，叫小尼快来关门。小尼说：“来了。”淫尼在前，公差跟着在后，一同出庵。

且说徐茂相伴七珠进衙，叫王仁出城去请九黄和尚。王仁答应而去，不敢怠慢。出了北关，无心看那庙外之景，忙进角门，正往里走，抬头看见公然、子仁，倒吓一跳，他两个打扮乞丐的形相，在那里打扫山门后庭。王仁心下纳闷，方要上前说话，只见公然把手忙摆，子仁摇头抛眼，他二人恐有旁人识破机关，走漏消息。王仁心灵，连连点头，往外而行，窃喜庙内无人

鹰儿爪——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》文中说：“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”民间传言大概是形容其一副帮凶形状。

瞧见。三人先后出了庙，走到僻静所在，各叙各人之事。王仁说：“奉差来寺，特请九黄进县。”公然、子仁听说，心下吃惊，叫声：“老弟！快些回去！你想请他，万万不能。”王仁道：“还求二兄指教，小弟如何行法才好？”公然说：“贤弟！此凶僧大为利害，单刀双拐，半空能行，过了楼房，如走平地，现今聚了许多强盗，个个武艺纯熟，万夫之勇。”王仁听完公然之言，不由噗哧笑了一声，叫声：“英哥，休要惊吓！俺在六扇门里走动，若要没此本领，小弟如何敢在公门应役？今日务要将九黄和尚请去。”又说：“只须如此这般，管叫他应允。二兄但请放心。”说罢，张、英二差站起，先进庙去。

王仁略迟一会，边步进庙，走至院中，一声大叫：“庙内有人么？”庙中走出僧人，一见就问王仁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是做什么的？”王仁道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僧人带笑说：“你好像衙门中公差么？请入内堂吃茶！”王仁跟僧人走入庙堂，让坐敬茶已毕，王仁说道：“我无事不来，今领县主之命，立刻请你九黄师父，进县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僧人一听，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禀明了当家，就来请你们去见。”说罢，迈步穿门，走入密室。九黄和尚正同十二个响马，饮酒作乐，忽抬头看见小僧，说：“你不在外面照看门户，为何进来？”小僧就将王仁之言，告诉九黄。九黄心中不悦，带怒道：“你去回复他，就说我少时出来见他。”小僧答应，出了密室，来见王仁说：“我师父就出来。”且说凶僧听得公差来请他，望着众寇说道：“列位寨主，依我想来，施不全差人来请，不知是好意是歹意。同你们倒要商议商议，方保无事。且闻他有诡计多端，狐迷假道，若进衙恐其不便。”众寇见问，一同说道：“虽说是你们所行之事甚大，我等料大胆之人，不敢惊动于你。江都文武官员，何畏之有？如有风吹草动，战马撒开，杀得他个江都县天昏地暗！请你，你就去见他何妨？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。若设坛场，你就念经，自今来往走动。你我交好，又怕何人？我们在此打听消息，九哥又能走壁飞檐，果有不测，弟兄都在这里，一同努力上前，杀官劫库，把人斩尽，翻城变海。我等高山啸聚，官兵无可奈何！”凶僧一听，心中大悦道：“众位言之有理。你们在此，我到前面，见他有何言语。若是礼貌恭敬，我就应允。倘是自夸上差，即便把他杀了。”说罢站起，凶僧歪歪斜斜出来，狂言大话：“何人请我念经？九老爷不受钱的。”王仁看见九黄凶恶，暗道：“倒应了他二人之话，自应小心。”便问小僧：“这就是你当家的师父么？”小僧说：“正是。”王仁恼在心内，忙移步至凶僧面前。见九黄闭目合眼，酒气喷人。王仁心中灵明，走至九黄身旁，带笑道：“大师父好呀！”九黄虽醉，心里明白，听公差问好，把醉眼一睁，答道：“我好！你好么？”王仁肚里骂：“好个撒野的贼秃，令人可恼！”又暗想：“且住！我来求他，少不得下些气儿。”无奈何，答道：“承重九老爷一问，何以克当。”且看下文分解，

第三回 公差请凶僧 守府助贤臣

且说凶僧斜着两眼说：“你就是县衙里公差么？”王仁答道：“我就是。特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九老爷法驾，进衙去办吉祥道场。故此小的方到宝刹惊动。”凶僧听说、心中不悦，叫声：“朋友，你可了不得了！你瞧不起人。我钱财多有，也不等念经的钱用。你自己去说与你老爷，我不去的。”王仁听了，心中着忙：不去如何是好，不如再与他些软活，再看如何。忽听凶僧复又冷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难道说满江都县界内，除九老爷一人，和尚都死尽了？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，不是九老爷说句大话，就是万岁宣我，我不去，也不过平常事情。”王仁一听，即忙带笑，打了一躬，叫声：“九老爷，不用生气！你老人家不去，小的该倒运了。如何回复县主之命？九老爷若不发点善心，小的回去，县主要将我活活打死了！九老爷是佛门弟子，无处不行慈悲，那不是行好么？我的九老爷，只可怜我王仁当差役的苦处，千万相求，开一线之路，求九老爷的法驾一行，我小的就得有命了。”

凶僧坐在椅子上，正在生气，耳内只听得九老爷长，九老爷短，说了多少趋奉之好话，方见噗哧一笑，骂道：“鬼嘴的猴儿头！呕的你九老爷也没有法儿了。也罢！你九老爷如不怜你，这就苦了你。”王仁一听凶僧应允，喜不自胜，就连连打躬道：“真是救命了！谢过九老爷，少不得劳法驾起身。小的还有个伙计，先请观音庵访尼白水獭告状观音庵的那一位七珠尼僧，进县共办道场，已经去了。咱们赶上，一同进县，县主一见齐到，岂不甚好！”凶僧听的明白，心中大悦，肚内暗想：“我当只请我一人，谁知还有七珠妹妹。如知请他，我早应允，大胆去也何妨？施不全若是诚心请我，没有什么歹意，大家平安。”心方想罢，说：“上差少等就去。”步入禅堂，往后而行。众寇笑脸相迎，问明原由，俱各敬酒已毕。凶僧进房换上美色衣服，暗带防身兵器，辞别众寇，往外而走，叫道：“上差！你我同走。”王仁答应，出庙进城。

且说施公自忖暗度擒九黄、七珠之计。差役上来跪说：“本城守府振大老爷衙前下马。祈老爷定夺。”施公一听，坐下摆手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贤臣忙出公座，下了大堂迎接。二位老爷手挽手，说着满洲语。施公见堂上人多，不便言讲心事。吩咐：“尔等不必散去，本县与振老爷讲话，回来办事。”众役答应伺候。且说施公与守府，进二堂坐下，长随献茶吃毕，施公见左右无人，说道：“今日特请驾临，烦鼎力相帮。只因几件人命盗案。今日凶僧、淫尼，与众寇作了许多人命案件未结。现发差请九黄、七珠到县，假说作吉祥道场为由，拿他二人。除非知此这般，求老兄相帮，大事可定。”守府听说答道：“自当协力捉拿。小弟暂且告辞回衙，好暗派兵马，早作预备。”施公送出守府而去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观音庵访尼 白水獭告状

且说施公升座，忽见一物自公案下扒出，站起望施公拱爪，见口中乱叫。众役一见，上前就要赶打。施公见此物来得奇怪，喝住衙役不要打。细看原来一个白水獭。施公口内称奇：莫非此物也来告状？想罢，高声下呼：“白水獭，你果有冤屈，点点头儿。引着公差，去拿恶人。不懂我话，要来胡闹，立即将筋打断！”施公言罢，往下观看，众役也为留神，水獭拱手点头，这是怨鬼跟随，附着畜类身形，横骨揼腹，不能言语，口中乱叫，内带悲音。故此施公说：“大为怪事！”就知其中必有冤情。伸手抽签，叫值日公差：“你们领签，快跟这水獭去。不许赶打，任着他走。或是见什么形迹，立刻锁拿，带进衙门。如有徇私粗心之处，经本县查出处死！”青衣答应，上来接签，至水獭前叫道：“领我快去。”公差言犹未了，倒也奇怪，那物爬起来，往堂下就走。公差跟定白水獭出衙而去。

施公又惊又喜：惊的有头无尾，最难明断；喜的畜类竟通人性。堂上那些三班六房，人人称奇。抬头只见门外跑进两个人来，扭在一处，你嚷他扯，扯的这个脸上青紫，那个衣服撕破胸衿。个个布衣，容貌平常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来到公堂，一同跪下，满口乱嚷。施公喝住：“你等无知，既来告状，何用吵嚷？慢慢说来，再若吵嚷，本县立刻用刑！”二人闻言，不敢高声，这个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姓朱，名有信，祖居江都人氏。自幼攻书，也知的礼。我现在小本贸易度日。只因前赴码头起货，路过钱铺，换银九两八钱，整整四块。掌柜的用秤子秤了。适有小的母舅经过，慌忙放下银子，去迎舅母：相叙茶时，回来取银，他不承认。昧银拐赖，因此告状。求老爷判明。”诉罢，叩头碰地。施公问那一人：“你开钱铺的么？”那人见问，叩头禀道：“小人姓刘名永。本系扬州人氏，带领家口，来此江都，钱铺生理。开了已十余年，老少无欺，未有信来，并未见他银子甚样儿的，明明讹诈，撕破我衣衫。旁人来劝，破口大骂，左右问我要银四块，九两八钱银子。小的往前，并没会过，不知他是那里人氏，叩求老爷公断，苦不与民人作主。只恐逞了刁诈之心思了。”且看下文分解。

揼(zh,音扎)——把手指伸张开。

第五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

话说刘永诉罢叩首，屈的他二目垂泪。施公一听，沉吟良久：想这江都民刁，颇能撒赖。此事无凭无据，怎得问明？再三踌躇，主意拿定，带笑叫声：“朱有‘信’，本县问你：世界上银钱最为要紧，你自不小心失落银两，先有罪过，还来告状？”那人气的满口大叫。施公故意动怒。喝了：“下去！少时再问！”朱有信诺诺而退。施公叫声：“刘永，本县问你，果真没有见他的银子么？”刘永说：“小人实未见朱有信的银子。如若昧心，岂无个天理？”施公说：“你既没有见他银子，也就罢了。本县如今吩咐你，你如不遵，立刻重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近前来听着。”刘永站起，走至公案旁边，方要下跪，施公摇手，即站在一旁。施公提起朱笔，说：“刘永伸手过来！”刘永手伸在公案，施公写了“银子”二字，把笔放下，带笑吩咐说：“刘永听真：你去面向外，跪在月台之下，不许东张西望，只看着手中‘银子’二字。如若擦去一点，立刻叫你将银赔出，还要重责！”刘永答应，不敢不遵、心中含怒，走至月台跪下，只看着手中“银子”二字，施公又叫衙役上前来，附耳低言，如此这般，快去快来。

衙役答应出衙去后，施公又见打角门进来一个妇人，披头散发，面上青肿，脚步慌乱，年纪约有五旬，喊叫冤枉，口称：“青天救命！”气的风风颠颠，跑至案桌前跪下，数数落落，悲声凄惨。施公叫声：“那妇人有什么冤情，款款诉来，本县与你公断。”那妇人见问停悲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妇人告夫主万恶！”施公一听大怒道：“放刁胡言！自古至今，妻告夫者，先有罪的。律有明条，难以容恕，你快把大主恶迹、你所告夫的情由说来，我立刻拿来对词。”那妇人口称：“老爷，小妇人丈夫名董六，嫖行不规。求老爷差人拿来，当堂对讯，就知小妇人的冤枉。”施公听罢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下去等候。”那妇人答应，下堂伺候。施公即出签去拿董六，不在话下。

但见所差去青衣，把钱铺刘永之妻，带上公堂跪下。”施公见那妇人雅淡不俗，就说：“你丈夫欠下官银数两，他叫把你传来，交还此款。或有或无，快快说来！”妇人见问，口称：“老爷言之差矣！凡事自有家主，小妇人的丈夫该下官钱，理宜追究他还。小妇人难道自有银偿还么？小妇人清白良家闺阁女子，传我前来，什么缘故？抛头露面，进县见官见吏，岂不令人笑谈？知道的，言是丈夫多累了妻子，不知道的，说我败坏闺阁。只恐良家邻右，人言不逊。老爷本是一县之主，为民父母，作官不正，甚是糊涂，枉受皇家爵禄之封。”施公听民妇言之有理，心中倒觉欢悦，并不动怒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

且说施公含笑讲话：“那妇人休得乱道。俗言：为臣要忠，为子要孝。官清吏肃，上有法律，朝廷定例。公堂放刁，虽云不斩无罪之人，你且休要含怨，凡事自有神鉴，你今略待片时，就知详细。人有亏心，天必不容。”说完，施公叫差役上来吩咐。又叫那妇人：“不用生气了，你往那月台上瞧瞧，因你男人欠银不交，罚跪在那里。等本县当了问你，听他说有银无银，你就不怨本县了。”那妇人一听，扭头一瞧，见男人果跪在月台之下，低着头，不知看手中什么。妇人看了，正在纳闷，施公吩咐公差：“你去站立堂口，高声问刘永有银子没有？”公差答应，走至堂口，一声大叫：“刘永呵！老爷问你，银子有是没有？”刘永只当问手内写的银子二字；高声答道：“银子有。”公差回禀：“老爷，方才那刘永答应，银子有，不敢动。”施公叫：“那妇人，你可听见你丈夫说银子还未敢动，故此他叫本县传你来的。本县想你家中，必有银子，你不肯实说，本县此时也不深究于你。你既不念夫妇之情，本县无怜民之意，严刑追迫你的丈夫，你可休怨本县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偷看。那妇人听见这话，就有些犯相之形。施公故意作威，将惊堂拍的连响振耳，喝叫：“快抬大刑伺候！”众役同去，把夹棍抬来，哗啷一声，放在当堂。原是吓他，施公并不叫人动刑，倒向旁边站立书吏说：“汝等伺候本县，也知道本县法重刑狠，铁面无私。本县甚有怜念贸易之人，苦挣财利，养妻贍子。今刘永之妻进衙，认赔官项，岂不大家省事，且显本县之德。那知这妇人不明道理，还怨本县。他不念夫妇之情，本县不得不用刑法了。”那书吏明白，深知本县心事，回答道：“老爷至明，理该重究，才服民心。”施公又看那妇人的动静，低垂粉颜。施公又将惊堂连拍威吓，叫人动手，夹他男人。吓得妇人面目变色，在下连连叩头，说道：“青天且莫动刑，我实说就是了。”施公微微冷笑，回手一指，叫那妇人：“快说！若是有理，就免动刑打你丈夫。”妇人道：“银子家中有一包，不知多少，叫我收起，不许言语。先蒙老爷追问，我不敢说出有银子的话来。方才老爷问他，他说有银子没动，小妇人方敢直诉。求老爷开恩，情甘将银子拿交官项，恳求宽免大刑。”

施公一听，哈哈大笑，传刘永问话。青衣忙到堂口，叫：“刘永上堂，与你妻对词。”刘永一听，遂即迈步上行，来至堂上，看见妻子，不由吓了一跳，知瞒银之事已露，顿改面色，到堂跪下。施公叫声：“刘永，银子动了没动？”刘永见问，把手往上一伸，说：“银子还在。”施公点头，说：“有银子就是。”忽听刘永对他妻子说：“你不在家，为何至此？”吴氏见问，面带怒色，骂：“臭货！你还有脸问我！我且问你，你是男子，欠下官项，你作主意，该交不该交凭你，为何又叫老爷把我女人家传进衙门，抛头露面？你可晓得，面目何存，你怎见亲友？快些去把你给我的银子——我放在棚顶上皮箱里面，拿来交还官项，好免老爷来打。”吴氏这些话，把刘永说的目瞪口呆，无言可答。迟至一会，吴氏不知其故，偏偏追逼，说：“你还不快去，难道发呆就算了帐么？”刘永一听，就大骂：“好个蠢妇，谁叫你多话！”施公听他这事现已败露，心中大怒，一声大喝：“你夫妇再要争吵，即行打嘴！”刘永、吴氏都吓得低头不语。施公带怒，叫声：“刘永，你昧他这些银子，你已欺心。并不想天理昭彰。鬼神鉴察。该死奴才，人生大地之间，全凭忠孝节义、廉耻信行，大丈夫严妻训子，须要守分；买卖交易，秉心公平，老少无欺，处处正道，神佛自然加护，贸易必得兴隆。害人

之心一萌，孰料神佛先知，默默之中，早已照察。适才朱有信换银，你欲瞒昧，天不容逃。还敢扭打到衙门里来，仍是胡赖。非本县神明如电，赃证俱无，何处判断？你自知陡起亏心，你那知本县判事如神，略施小计，即入圈套。理宜加等重责枷号，本县姑念你愚昧无知，罚银子五两，自新改过。如再故刁，决定重处！”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

施公又向了吴氏说：“你妇人埋怨本县，今可听我吩咐：你丈夫并非欠的官项，他竟敢欺心讹诈换银之人。因为当堂追问，尚不肯认。所以本县设计传你进衙。原先你怪本县不该传你对词，事今败露，无有话说。为何妇人暗起亏心害人？本县仍念你是妇道，宽免刑责。”吴氏闻言，叩头求老爷格外施恩。刘永在旁，吓得脸黄面青，叩头磕地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情甘受罚。”施公一听，哈哈大笑，吩咐：“把刘永拉下去，重打十五板，以戒下次昧心之事。”衙役答应，把刘永拉下，打完十五板。吴氏见夫受刑，疼忍不过。施公又叫把朱有信带上来问话，说道：“你银失落，皆由大意。原要财不离人，纵与娘舅说话，理该将银收起。如或被左右贼人盗去，就难明白了。幸而刘永欺心瞒昧，以致争吵入衙。本县如不将银判出，你必埋怨本县不明，在外面议论，言不逊顺。今日判银归你，这其中你也有过。本欲责以粗心，本县宽恩饶恕。以后凡事必须留心。”朱有信磕头谢恩。施公复又开言，叫声：“刘永，你昧良心，本县责打于你，何以又罚银子五两？所罚之银，入官济贫，为的是叫你知过自新，上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！”施公言正名顺，不但刘永知感，而三班六房，个个点头心服。施公又往下叫一人跟去钱铺，把原银取还，交付朱有信。外取罚银五两，以作公款。又问刘永、朱有信二人：“本县方才话听真了没有？”二人回说：“听真了。”“既是如此，律放你等回去。”众人叩谢，下堂而去。公差跟着刘永，出衙取银。

且说施公正要退堂，又见自角门进来二人，走至月台。一人挑了剃头担子，放在廊下，同上堂跪下，向上说：“小的将董六儿传到。”施公摆手，公差站起，施公说：“把那妇人叫上来问话。”公差答应，转身而行。施公往下一看，留神打量董六形色相貌：粗皮大眼，鼻子高耸，燕尾须，年有四旬上下，凶气满面。怒色忿忿。施公看罢，心内明白，往下就问：“姓何名谁？快快说！”那人见问，只是叩头。叫声：“老爷，小人世居江都县中，姓董名铠。原是良民，排行六儿，剃头生理度日，不知为何传小的进衙？”施公一听说道：“你妻告你。”董六闻听，就惊了一跳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回 审决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申冤雪恨

董六叫声：“老爷，小的妻子冯氏，他偶得气迷之症，于今半年有余，小的不知他告，只求老爷叫他来当面问明，到底告的是什么条款？”施公说：“本县早已想到，他告你，若要没理，一来欺天灭伦；二来他必是疯症。因此才将你传来，对对口供，便见真假。”吩咐青衣抬过大刑来伺候，众役答应。

早有人把冯氏带上，跪在一旁。董六一见，叫声：“蠢妇，自家有病，就该保养为是，为何闹进衙门？”冯氏闻言。气的浑身发抖，骂道：“天杀的！你这狂言么！罢了罢了！算来你我是对头冤家！”施公一听，大声喝道：“何用你胡吵？先叫冯氏说来，你在旁如要争论，一定掌嘴。”冯氏叩头，叫声：“老爷！小妇人的冤枉之事，铁石人闻之也要痛惜。我家世居江都，父母俱亡。哥嫂把奴嫁与郝遇朋。丈夫开设成衣铺，本好贪杯，老实之人，交这不义之徒。董六为人轻狂。夫主在时，引他入内，穿房入户，好似至亲，与夫同来同往，情谊交厚。那知这贼人面兽心，看上奴貌，暗起不良之心。自后同夫终日饮酒，不治果菜，只用姜酒敬他。不上几月，夫主得了重病，身肿吐血而亡。可怜奴家孤苦，又无伯叔兄弟，正当天气炎热，出于无奈，舍身改嫁。将身价银数两，为葬夫主之计。可恨忙乱之中，并没主意，也无心问及，只得随行。过数十家门口，及到他家见面，方知是董六所娶。”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 判鬼

话说冯氏说：“我有心不允，更难追悔身价银已经花用。小妇人无奈，含忍将就而过。数载以来，生下两个儿女。谁料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真正报应不差。前日恶人吃得沉醉而归，神差鬼使，通说实情。他说：‘为奴用尽心机，姜酒烂肺，无人知晓。百日之功治死你的前夫，方得娶你快乐，如今生儿养女。我今将实情告诉你，谅也不怕。夫妻儿女关心，你疼不疼？’言罢沉沉而睡。小妇人闻言，痛气交迫。伏思既生男子于世间，全凭忠孝；女生宇宙，贞节为重。不讲礼义廉耻，何异于猪狗？当在老爷堂下，如今难顾儿女牵连，也都付流水。若顾儿女骨肉，前夫不能伸冤。今幸与夫报仇，小妇虽身至九泉之下，瞑目无憾，我与此贼，恩爱反为仇寇。小妇人惟求老爷伸此冤枉，千刀万剐，情所愿受。”冯氏诉罢，令人凄惨。董六在旁一听，急得不顾王法，大骂：“淫妇满口胡说，尽是疯言！你就为着吃穿短了点子，也要耐性，何必对青天老爷乱吵。你该想想我董六打着许多钗儿呢！岂是容易的？你这泼妇疯癫，告我有何证据？幸蒙老爷宽厚，不曾怪你，由你泼妇乱说。”只见冯氏气的面目发紫，骂个：“囚徒，还敢强辩！鬼神使着你自己说出姜酒烂肺之言，谋死我前夫图奴家。当着清官，尚不承认么？”董六闻言骂道：“嫌汉子的淫恶泼妇！你的前夫死后，没有埋葬之资，你央媒人求我，说着愿嫁与我。乃是明媒正娶，已经数载，生儿育女。你因在家中衣食不给，气成疯疾，装出鬼魔告状，说我谋你夫，图你为妻。有何证据害你前夫？再者你既知我是仇家，就该早告，我问你为什么嫁了我，又来告我，何故？”冯氏只气得打战，口不能言。

施公心中明白，故意皱眉，大骂：“泼妇疯颠！无有告夫主之理。三从四德，全然不知，既知前夫死亡有故，就该早来鸣冤。你既嫁于他，又成仇寇，不是同谋害却你夫么？过了这数年，怎么再来告夫主？料此人又是不趁你心。古有句俗言：‘毒妇心似鹤顶红。’”便叫青衣抬大刑过来，“我把你这刁妇！有心怨你过，犹恐不改，又生害人之心。”施公越说越怒，命：“左右拉下，把这恶妇，领到班房，快动大刑！”众人答应上前，如鹰捉燕雀，不肯容情，拉着往下就走，套绳刑具后跟。真叫冯氏气的浑身打战，急得张口结舌，高声喊叫：“冤枉我！”喉咙叫哑，无人理问。青衣把妇人带进了班房。不多时，妇人哭喊，倒像受刑的声音。

且说施公未传董六之先，就吩咐过：虽叫冯氏入班房去，并不用刑，叫假装受刑之声，众役又把刑具弄的响声不绝。这是计套真情。好鸣不白之冤。恶人莫知其故，一闻妻子叫苦之声，心中疼忍不过，他就往前跪扒半步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容民细禀：小的原因他有病症，叩老爷宽恩免刑。留他十指，好作针线，以度光阴。听这刑法，也够他受的了，叫他知道改过前非罢了。”施公听罢大喝道：“你这大胆的奴才。就该打嘴！此乃朝廷设立衙门，理化军民，也许你夫妻到此胡闹！道本县作你家的官儿不成？”吩咐人：“快去班房，说与动刑的，格外加重！”青衣答应，跑至班房门口，高声大叫，传话已毕。只听一阵刑具响动，衙役发喊；又听冯氏叫唤，十分悲苦。

施公偷眼下看，但见董六不住回头往外看，十分怜惜。施公叫道：“董六，你心莫怨那个恶妇，叫他受刑法，向后就知利害，再不敢告丈夫。我且问你：先曾娶过妻没有？娶这冯氏有几年了呢？现在生有几个儿女？实在说

与我听，我好开恩与你。”恶人见问，口称：“老爷容禀：小的父母双亡，没有手足姐妹。学个剃头生意，以后并了个剃头棚，交了个郝遇朋裁缝，甚是兴隆。我与他穿房入户，往来走动，彼此难分，好似至亲。后来他不幸得病而亡，妻子孤苦无倚无亲，少儿缺女，又没兄弟，可怜无力殡葬，听到他妻悲啼无法。可喜冯氏贤惠，鬻身改嫁葬夫。偏偏媒人提到小的名下，打听我自幼并未娶过亲事，到铺诉说一番，气的小的两目发红。巧嘴媒人甜言蜜语，又说：‘朋友不过义气，且是一举两得。’，小的因思郝兄死后，需钱治备棺木，冯氏嫂子也有倚靠。死者入土为安，生者终身有赖。小的那日带酒应允，聘礼拿去。小的酒醒，追悔莫及。刚过七日，催娶过门，想起郝兄，至今惭愧。幸而夫妻和顺，女儿已长成七岁。不料蠢妇偶得气迷疯癫，进衙告状。此是以往实情。小的代妇恳求宽恕回家，感恩不浅。”连连叩头碰地。施公微微冷笑，叫声：“董六，念其朋情，又是明媒正娶，何言后悔？此事世上常有。本县再问你，郝兄是何病身亡？”董六见问，鬼神拨乱，不因不由答道：“老爷，他那里有什么病，吃酒死的。”施公故意哈哈大笑说：“什么？喝酒就把人喝死了？”且看下文分解。

鬻(yù 音玉)身——鬻·卖。卖身。